

曲園叢書

14
484
2



484
2



羣經平議卷四

尚書二

德清俞樾

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誓

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樾謹按史記殷本紀曰舍我嗇事而割政無夏字枚
傳亦不及夏字是夏字衍文也後人因正義曰為割
剝之政于夏邑故妄增之耳然傳義與經旨未合蓋
經旨正如蔡傳所謂亭邑之民憚伐桀之勞者宋儒
雖短于詁訓至其體會古人語意則有獨得之見未

可盡沒也我后當謂湯割讀作害大誥天降割于我
家釋文曰割馬本作害是割與害古通也害卽下文
時日害喪之害今作曷乃後人所改孟子梁惠王篇
引作時日害喪可證古本作害也詩葛覃篇毛傳曰
害何也毫衆蓋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何正
乎故湯告之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也史記作政者
正之爲政猶害之爲割竝段借字耳
有衆率怠弗協

傳曰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

樾謹案史記集解引馬注曰衆民相率怠墮不和同

枚傳正用馬注然非經旨也經方言桀之無道乃又
責民之怠惰斯不然矣怠讀爲殆古怠與殆通詩元
鳥篇受命不殆鄭箋曰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
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
解殆與疲殆其字竝當作怠而經皆作殆是怠殆通
也此文怠字當爲危殆之殆言夏王率遏衆力率割
夏邑故其民率危殆而弗協也三率字皆語詞詩思
文篇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馬注以相率釋之亦
誤矣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盤庚上

樾謹案遷于殷是既遷矣民不適有居是既遷之後民有所不便非未遷以前民不樂遷也嘗取盤庚三篇反覆推求竊謂盤庚之作當從史記殷本紀說紀云帝盤庚蚡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是盤庚之作在小辛時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曰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有徵

矣盤庚之作因百姓思盤庚而作則所重者盤庚之政也其首篇述盤庚遷殷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度卽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也其中下兩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義引鄭注意亦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篇首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蓋民習于耿之奢淫故至殷而不適有居言

不安于所居也盤庚以常舊服正法度而告之曰無
傲從康又曰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又
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又曰自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
可悔所再三致告者皆勉以本業戒以荒淫正與去
奢行儉之指合且曰自今至于後日則爲既遷後所
作可知使其時尙未遷則但可如中篇之末所云今
予將試以汝遷不當曰自今至于後日也又自王若
曰格汝衆至罰及爾身弗可悔凡數百言無一語及
遷至中篇則屢言之曰視民利用遷又曰今予將試

以女遷安定厥邦又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豈非中篇述未遷時語故屢及之上篇乃盤庚遷殷
後正法度之言與遷無涉乎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
庚中宜爲上篇盤庚下宜爲中篇盤庚上宜爲下篇
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
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者則又在後矣惟奠厥攸居而民不適有居此盤庚
所以必正法度也然則作書者何以顛到其序乎曰
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
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

遷殷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孰而能詳也於是亦附其後焉此中下兩篇所以作也序書者不能不曰三篇在作書者則以上篇為主而中下兩篇特附焉者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乃伏生之舊合爲一篇而仿漢石經之例罰及乃身弗可悔之下空一格接盤庚作永建乃家之下空一格接盤庚既遷以見古人附錄之體而其義則從史記爲百姓追思而作上篇所載皆盤庚遷殷後之言則篇中文義自明矣率籲衆感出矢言曰

懃謹按盤庚上篇既曰盤庚遷于殷又曰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一篇而兩用發端之語先儒未有得其義者今按說文頁部籲呼也商書曰率籲衆戚是感本作戚今作感者後人依枚傳義改之也率乃語詞詩思文篇毛傳曰率用也盤庚因遷殷之後民不適有居用是呼衆戚近之臣使之出而矢言于民也籲之義當從說文訓呼古彝器銘詞每用呼字無專鼎曰王呼史友冊命無專頌鼎曰王呼史虢生冊命頌師遽敦曰王呼師朕錫師遽貝十朋師酉敦曰王呼史稭門冊命師酉吳彝曰王呼史戊冊命吳此類甚

多然則顛厥戚者呼厥戚也正古人紀載之體自我
王來既爰宅于茲至底綏四方凡九十四字皆盤庚
使人依己意爲此言故盤庚之文聲牙難讀而此九
十四字獨爲明順蓋誤述之文與面命者不同也其
文至底綏四方已畢下乃盤庚進其臣而親話之與
上文不相蒙故各以盤庚發端焉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樾謹按我王卽謂盤庚也盤庚自言皆稱予此則使
眾近臣出而陳辭非盤庚自言故稱我王也來者自
耿來亳也爰之言易也僖十五年左右傳晉於是乎作

爰田服注曰爰易也既爰宅于茲言既易宅于茲也
盤庚上篇爲遷殷後作此其明證矣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樾謹按商書言其如台者四湯誓篇夏罪其如台高
宗彤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
本紀皆易其文曰柰何惟此篇卜稽曰其如台本紀
不載以類求之則亦當爲柰何蓋古語如此也曰字
句中語助非卜詞也言我民不適有居則是奢淫無
度不能相正以生矣雖卜稽可柰何當以卜稽曰其
如台六字爲句曰其猶越其也下文曰越其罔有黍

稷越與曰古通用耳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人盤庚之遷蓋不用卜故有非敢違卜之言說詳下篇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為口實者故盤庚言苟不能以法度相正以生雖卜亦無如何耳

先王有服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

懋謹按枚義迂曲殆非也說文又部及治也從又從冂冂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及今經傳皆作服服行而及廢矣冂為事之制故服亦為制鄭石制字子服是也襄三十年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

下有服上下有服言上下有制也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為車服之服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田有封洫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注曰服法也蓋服為制故亦為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此云先王有服言先王有制也盤庚遷殷之後因民習以耿之奢淫不適有居故以先王之制告之其下云以常舊服正法度所謂常舊服即先王之制矣

于今五邦

傳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

居亳凡五徙國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
通數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
器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
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樾謹按釋文引馬融云五邦謂商丘亳器相耿也其
說亦與鄭同請以漢人舊說破之張平子西京賦曰
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據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凡八
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然則後五遷當從亳始若并
商丘數之則不足前八遷之數矣枚傳悉本書序自
不可易但因不知上篇爲遷殷後作而曰我往居亳

則疑不可并今所欲遷者而預數之正義謂意在必
遷故通數爲五此說殊爲迂曲故自盤庚上篇之義
明而五邦之數亦定矣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傳曰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

樾謹案傳義非也說文教部敷覺悟也蓋民之不適
有居由于奢淫成俗而民之奢淫成俗實由在位者
導之盤庚覺悟于民之不適有居由于在位者之故
而欲以法度正之故曰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九字
作一句讀其下曰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文義本一氣正義曲徇枚傳曰先教民又戒
臣失之矣

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

傳曰告女以法教謀退女違上之心

樾謹按此當以予告女訓女五字爲句告女訓女與
中篇承女俾女文法正同猷黜乃心四字爲句傳云
謀退女違上之心卽釋猷黜乃心之義謀退上無女
字知經文猷黜上不當連女字也今讀予告女訓爲
句不如枚傳爲長惟傳以猷爲謀義亦未安說文無
猷字文選張茂先女史箴王猷有倫注引詩王猶允

塞云猷與猶古字通是猷卽猶字也猶通作由莊十
四年左傳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是也由
用也猷亦用也言予告女訓女用黜女違上之心也
中篇曰暨予一人猷同心猷同心者用同心也傳曰
謀同心徒益不知其爲語詞而訓爲實義胥失之矣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樾謹按說文言部譌敷也商書曰王譌告之近世學
者皆據此謂當於之字絕句然修字屬下讀殊不成
義恐說文或奪去修字未足據也惟如傳義解爲王

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亦於經文不合經言播告之修
不言播告以所修也修疑當讀爲迪修字本從攸聲
多方篇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釋文云迪馬本作攸
然則以修爲迪猶以攸爲迪也呂刑篇惟時伯夷播
刑之迪與此經播告之迪文義正同迪者道也枚氏
於彼傳解爲伯夷布刑之道然則播告之迪亦謂布
告之道也盤庚進其臣而告之期於開誠布公使羣
臣同諭故首言先王布告之道如此見我今日亦率
由是道也因段修爲迪故學者不得其解耳
惟文含德不惕予一人

傳曰女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樾謹按經文止言含德不言含惡德傳乃增出惡字
非經旨矣含之言藏也懷也國語楚語七氣含收韋
注曰含藏也戰國策秦策含怒日久高注曰含懷也
惟女含德者惟女懷藏其德也惕當讀爲施白虎通
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予一人卽盤庚此文段氏撰異
謂古文作惕今文作施其實古文惕字當從今文讀
作施字施本字惕段字言女懷藏其德不施及予一
人也含與施正相應成義下文曰女克黜乃心施實
德于民施德于民卽施予一人君民一體也上用段

字下用本字古書自有此例解爲畏懼非其旨矣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

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樾謹按枚傳本得和字之義和當讀爲宣禹貢篇和
夷底績水經桓水注引鄭注曰和讀曰桓桓與宣並
從亘聲古亦通用魏策魏桓子韓子說林篇作魏宣
子是其證也和可讀爲桓故亦可讀爲宣矣女不和
吉言于百姓者女不宣布吉言于百姓也枚以本字
讀之非是

世選爾勞

專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女功勤

樾謹按傳訓選爲數於義迂曲非經旨也選當讀爲
纂爾雅釋詁纂繼也禮記祭統篇纂乃祖服喪十四
年左傳纂乃祖考國語周語纂修其緒其義並同世
纂爾勞者世繼爾勞也故下文曰子不掩爾善也選
從與聲纂從算聲古音相近說文食部纂具食也從
食算聲重文饌曰纂或從與是與聲算聲相近之證
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引作不可
算也選之通作纂猶選之通作算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盤庚中

傳曰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 正義曰鄭元云作
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
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
其事而爲之法也

樾謹按經文止言盤庚作不言造作舟船諸說皆非
經旨由不知盤庚中篇實爲上篇故也孟子公孫丑
篇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與此作字同
盤庚作猶繫辭傳曰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也盤
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言盤庚既卽位承祖乙之後省
侈逾禮故思涉河以民遷也中下兩篇皆附錄盤庚

遷都之事故以此發端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
遷下篇曰盤庚既遷正相因也上篇曰盤庚遷于殷
則爲遷殷後事自後人泥于篇第因并盤庚作之義
而失之矣下云乃話民之弗率蓋上篇是遷殷後事
故曰不適言旣遷而民不便也中篇是未遷時事故
曰弗率言將遷而民弗從也

乃話民之弗率

傳曰話善言

樾謹按詩板篇抑篇毛傳並曰話善言也話之爲善
言固古訓矣然此經話字在民之弗率上則非善言

之謂也善言民之弗率於義豈可通乎詁當讀爲佻
說文人部佻會也字亦作括詩車牽篇德音來括傳
曰括會也蓋皆聲近而義通盤庚會合民之弗率者
而詁之故曰乃話民之弗率話卽佻之段字不當以
本義說之

古我前後罔不惟民之承係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
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
皆行天時
樾謹按枚讀係后胥感爲句非也洛誥篇承係乃文

祖受命民亦以承保連文江氏聲讀罔不惟民之承
係爲句洵長於舊讀矣后胥感當自爲句胥感者相
憂也言憂民之憂也鮮讀爲斯詩瓠葉篇鄭箋云今
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是鮮與斯聲
近義通浮讀爲佛後漢書襄楷傳注曰浮屠卽佛陀
但聲轉耳鮮以不浮于天時者斯以不佛于天時也
說文口部佛違也古書每以佛爲之法言寡見篇佛
乎正李軌注曰佛違也文選非有先生論夫談者有
悖於目而佛於耳李善注引字書曰佛違也並其證
也又曰佛扶勿切是佛與扶爲雙聲而浮從孚聲與

扶爲疊韻故浮得讀爲佛也此言君常憂民之憂斯于天時無所違失若從攸傳則但曰鮮不浮天時文義已足而以字于字皆贅矣江氏聲據漢石經戚作高因讀后胥高鮮爲句爲之說曰小山別大山爲鮮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其說甚鑿恐不可從漢石經作高者亦聲之轉也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篇作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蹙從戚聲造從告聲而得相通然則戚聲之轉卽如告矣高與告聲近故皋字通作高又通作告是其例也漢石經戚作高正猶蹙之爲造矣讀古書者當依

聲而求字勿逐字而求解浮之爲佛戚之爲高其義絕遠殆難爲拘文牽義者道矣

承女俾女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女使女徒

樾謹按俾之訓使蓋本釋詁文然如傳義則俾女下必增出徒字於文方足矣說文人部俾益也字亦作餽會部曰餽益也又通作卑廣雅釋詁曰卑益也俾與餽卑聲義皆同承女俾女者承引女俾益女也與子告女訓女句法相似說詳上篇

惟喜康其

傳曰惟與女共喜安

樾謹按如傳義則當云惟喜共康於義方明不當云惟喜康共也傳義殆失之矣廣雅釋詁拱固也共拱古通用論語爲政篇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釋文共鄭作拱是也惟喜康共者惟喜安固也康之義爲安共之義爲固康共二字平列上文承女俾女承俾二字亦平列枚說竝于文義未安

予若顓懷茲新邑

傳曰言我順和懷此新邑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若女也說文頁部顓呼也予若

顓者予女呼也猶言予呼女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懷茲新邑者歸此新邑也言予呼女歸此新邑亦惟女故耳枚氏於上篇率顓眾戚訓顓爲和此顓字亦訓和段氏玉裁謂顓音同籥籥音同龠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故訓爲和今按蘇齋字竝從龠然則顓之訓和自是古訓然以率顓眾戚爲率和眾憂之人以予若顓懷茲新邑爲我順和懷此新邑實于文義未安學者固不得因枚傳之僞而廢顓和之古訓要不得因顓有和義而曲從枚傳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傳曰女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忱感動我是女不盡忠

樾謹案枚氏于句讀未審此當以乃咸大不宣爲句乃心欽爲句念以忱動予一人爲句宣者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未宣其用國語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杜注韋注竝曰宣明也是其義也欽言欽欽然也詩曰憂心欽欽是其義也重言之曰欽欽單言之曰欽古語類然故毛傳鄭箋每以重言釋一言如啞其笑矣傳箋竝曰啞啞然垂帶悸矣傳箋竝曰悸悸然

條其歎矣傳箋竝曰條條然皆其例也爾雅釋詁曰念思也念以忱動予一人與下篇念敬我衆文法正同言汝不憂朕心之所困乃皆大不明乃心欽欽然思以誠意感動予一人冀不遷也枚讀欽念以忱爲句故上下文皆失其讀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傳曰女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徃相與沈溺

樾謹按經言不屬而傳言不屬逮古增字釋經非經旨也釋文引馬云獨也屬之訓獨蓋以聲訓荀子成相篇到而獨鹿奔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或

作屬鏤然則屬之與獨古通用也爾忱不獨義不可
解冠忱字馬本作沈爾沈不獨惟胥以沈言不獨爾
自沈溺且相與其沈溺也獨字胥字正相應成義沈
與忱字形相近詩采薇篇正義引鄭周易注曰慊讀
如羣公謙之謙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
故作慊然則沈之爲忱猶謙之爲慊竝由立心與水
相近之故耳馬注雖存于釋文而因沈誤爲忱遂無
能申明其義者王氏鳴盛謂當云不獨大非古人以
聲相訓之旨矣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

傳曰我一心命女女違我是自臭敗

懃謹按經言命女一不言一心命女傳義非也一字
當屬下讀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
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盧辯楊倞注竝曰一皆
也一無起穢以自臭者皆無起穢以自臭也今予命
女當自爲句不連一字讀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

傳曰言我先王安女父祖之忠今女不忠女父祖必
斷絕棄女命不救女外

懃謹按經文本一氣連屬若如傳義加入今女不忠

一轉恐非經旨也綏當讀爲退文十二年左傳乃皆
出戰交綏杜注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
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
綏正義引司馬法云將軍外綏舊說綏卻也是綏與
退古字通也禮記檀弓篇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鄭注曰退或爲妥卽其例矣綏乃祖乃父者退乃祖
乃父也此承上文女有戕則在乃心而言謂女有戕
害人之心我先后已知之必因孫子之不贊而斥退
乃祖乃父於是乃祖乃父亦斷棄女不救乃外也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

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樾謹按乃祖乃父丕乃告乃祖乃父義不可通段氏
玉裁謂當於告字絕句此亦曲說也我高后旣作乃
祖乃父則乃祖乃父必作我高后釋文旣云我高后
本又作乃祖乃父亦必云乃祖乃父本又作我高后
傳寫奪去之耳尋繹文義似以別本爲長上文云茲
子有亂政同位具乃具玉此當於政字絕句昭六年
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
有亂政而作九刑茲子有亂政義與彼同枚傳訓亂
爲治非也同位同在朝廷之位者指羣臣而言羣臣

之貪由于君政之亂故曰茲予有亂政句同位具乃
貝玉於是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
孫朕孫盤庚自謂也上文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枚傳
曰幼孫盤庚自謂然則此文朕孫亦盤庚自謂明矣
以其有亂政故作大刑也上言乃祖乃父乃斷棄女
不救乃死此言高后作丕刑于朕孫一就臣言一就
君言言君臣將同受其罰也上文失于政陳于茲高
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女萬民乃不生暨
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孫有比亦是一就君言一就臣言蓋自予念我先神

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皆反覆申明
不遷之害君臣上下竝有大咎說者誤解茲予有亂
政一節爲責臣之辭則於義偏矣旣以此一節爲責
臣之辭於是疑朕孫當指臣不應出於高后之口遂
改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爲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而經意全晦賴有陸氏釋文猶可藉以訂正耳
至下文迪高后之迪乃發端之詞說詳王氏引之經
傳釋詞自改經文爲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枚傳
遂訓迪爲道言女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女
其不辭甚矣

弔由靈

盤庚下

傳曰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
樾謹按訓弔爲至文義迂曲非經旨也弔訓至亦訓
善詩節南山篇不弔昊天毛傳曰弔至鄭箋曰至猶
善也棊誓篇無敢不弔正義曰弔訓至也鄭云至猶
善也是弔之訓善固尙書家舊說矣弔善也靈亦善
也弔由靈者善用其善謀也下文宏茲賁枚傳曰宏
賁皆大也善用其善謀謂之弔由靈猶大此大業謂
之宏茲賁也若謂弔靈不當竝訓善則宏賁亦不當
竝訓大乎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傳曰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樾謹按此當於用字絕句大誥篇曰甯王惟卜用克
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竝以卜用連文
此云各非敢違卜用義亦然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
也從卜中是用字本從卜中會意尙書卜用連文於
本義最近宏茲賁三字爲句與弔由靈一律弔靈皆
善也宏賁皆大也正見古人用字之精又按經云非
敢傳云不敢亦於經義未合蓋盤庚遷殷實不用卜
觀中篇無一語及卜可知矣不然盤庚方段鬼神禍

福之說以聳動其民使得吉卜亦當如周公大誥屢及之矣何不一言乎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爲口實者故盤庚於既遷之後自解之曰各非敢違卜用也各乃語詞廣雅釋詁各詞也徐鍇說文繫傳於曰篆下云凡稱詞者虛也語氣之助也枚傳不知各爲語詞而以君臣言斯失之矣廣雅各詞也一訓必有所受之王氏念孫疏證疑爲若字之譌非然也

尙皆隱括傳曰相隱括共爲善政樾謹案枚解隱爲隱括是也此必古訓相承如此枚

竊取之而以其爲善政足成之則非其義矣隱括與隳括同荀子性惡篇楊倞注曰隳括正曲木之木也耿俗奢淫逾禮不正甚矣盤庚遷都之意本在於此故既遷之後卽欲以法度正之因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而告之曰尙皆隱哉欲其去奢淫之舊俗而就法度也其下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皆與去奢行儉之旨合故知漢人所傳爲不虛也漢石經隱作乘乘字義不可曉疑當爲繩詩緜篇鄭箋曰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是其例矣淮南子時則篇繩者所以繩萬物也高注曰繩正也則亦與隳括同義今

古文文異而義同上篇曰不能胥匡以生匡亦正也不能胥匡是不就隳枯也然則盤庚以常舊服正法度卽由隱哉一語發其端矣觀其文義盤庚上篇實與下篇相承前人泥于篇第未有能見及此者也
降年有永不永 高宗彤日

懋謹按降年之永不永疑與正厥事無涉正義引鄭注曰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惴焉故引以諫王也於義亦未安祖己豈當以王爲蠢愚之人邪嘗反覆推求於漢書五行志而得此經之旨五行志引劉歆說以爲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

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歆此說雖或附會亦必有所自商自陽甲以來諸君享年不永據竹書紀年陽甲四年小辛三年小乙十年惟盤庚二十八年耳高宗承小乙之後見先君皆不永年而彤祭之日又有此異爲繼嗣將易之象必將悚然震動殷本紀云武丁懼懼者懼此也又云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而已史公增勿憂一語乃善於說經者篇中自惟天監下民典厥義至乃曰其如台皆告王使勿憂也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史記作非天天民中絕其命是下一民字當爲衍文天旣孚命漢石經孚作付亦當

從之孚之爲付猶桴之爲桴也祖己之意蓋謂天之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天民而絕其命也乃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之故耳天既付命于人人苟能正其德雖有妖孽其柰何哉乃曰其如台與盤庚篇卜稽曰其如台義同猶言越其柰何也說見盤庚上篇祖己因武丁恐懼故爲此言使王勿憂自王司敬民以下始是進戒之詞故以嗚呼發之也古大臣進言于君從容不迫如此是可見其愛君之誠矣然非史公勿憂二字則篇中之義不顯故知西漢經師之說爲可寶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

傳曰允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

樾謹按傳文當曰典常也傳寫奪典字耳無非天所嗣釋罔非天允之義典常也祭祀有常釋典祀之義孔穎達據誤本作正義乃讀傳文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九字爲一句而釋之曰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則大非傳義矣然如傳義讀罔非天允爲句實亦未安疑當以罔非天爲句王司敬民司字

史記作嗣當從之言王嗣位敬行民事罔非天所命也祖已言此者見天降下民作之君人君乃天所命以治民者也其位雖傳之自父其命實受之自天不當私其所親也允典祀自爲句爾雅釋詁曰允繼也典當爲殄考王記輔人是故輔欲順典司農云典讀爲殄是其證也釋詁曰殄絕也允殄祀者繼絕祀也言當繼續其已絕之祀無徒豐於近廟也按殷本紀自祖乙以後陽甲小辛小乙四君皆兄弟相及通典卷五十一引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賀循此議必尙書家舊

說以其說推之則盤庚止立父祖乙廟而不立兄陽甲廟小辛之於盤庚小乙之於小辛亦必猶是矣高宗繼父小乙之後其止立父小乙廟而世父陽甲盤庚小辛皆無廟從可知也此實當時闕典故祖已以繼續已絕之祀無徒豐于近廟爲高宗諷也通篇皆告王使勿憂而其訓于王者止此數語蓋此下尙有高宗之訓一篇必詳言之而今亡矣此篇告王勿憂之意爲多故以高宗彤日名篇下篇所載當詳言其所訓于王之事故以高宗之訓命篇也不然何不分爲上下兩篇而必異爲之名乎

天既訖我殷命

西伯戡黎

樾謹按是時殷猶未亡乃云既訖我命義不可通古書既與其每通用禹貢濰淄其道史記夏本紀作既道詩常武篇徐方既來荀子議兵篇引作徐方其來並其證也天既訖我殷命當作天其訖我殷命蓋以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故推度天意如此也此篇以天其訖我殷命發端猶微子篇以殷其弗或亂正四方發端也皆事前推度之辭若作既訖則似乎事後之論矣

格人元龜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正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

樾謹按至道之人謂之至人義殊未安元大也格亦大也元龜者大龜也格人者大人也史記格作假爾雅釋詁假大也方言曰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周秦之間謂之假此經字雖作格義與假同即以格至之義而論釋詁曰睪大也釋文曰本又作至然則至亦大也格之義為至即為大矣凡有大義者皆有美善之義元訓大亦訓善即其例也論衡卜筮篇引此

經而釋之曰賢者不舉大龜不兆是王仲任以格人
為賢者義自可通孔穎達以為至道之人則失之矣
指乃功

傳曰言殷之就亡指女功事所致

樾謹按枚傳未解指字之義指致也言致極爾之事
必將為戮也詩武篇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指與
耆古字通用皇矣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作
上帝指之是其證也書言指乃功詩言耆爾功文異
而義同美惡不嫌同辭

我祖底遂陳于上

微子

傳曰言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
樾謹按底遂陳于上蓋以德言下文曰我用沈酗于
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紂所亂敗者即湯所底遂而陳
者也上句不言德者文見於下故省于上古人自有
此文法也傳不知此而增出功字失之

我用沈酗于酒

樾謹按無逸篇傳以酒為凶曰酗是枚氏所據本固
作酗故其說如此必非枚氏私造此字而自為之說
也陸德明謂說文作酗然說文酗篆下並不引此經
壁中古文作酗與否未可知也玉篇西部酗許其切

兇酒曰酌醬又出酌字曰同上玉篇之字多本於說
文安知古本說文酌篆下不更有重文作酌者乎鄭
康成注周官司救亦有酌醬之文不得謂漢時無酌
字矣蓋酌者會意字也酌者形聲字也經典相承之
字苟合六書之旨皆可各從其舊江氏聲必謂酌不
成字改從說文作酌失之泥矣

好草竊姦宄

傳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外內
樾謹按枚氏解草竊之義殊爲望文生訓江氏聲曰
莠害苗爲草竊引呂氏春秋辨土篇文爲證然彼文

云夫四序參發大畝小畝爲青魚肱苗若直獵地竊
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
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此自是呂氏誤造之語非古
人名莠害苗爲草竊也不得因草竊二字適與此經
合遂引以爲證邱氏皇衍引廣雅釋言鈔掠也謂與
草聲相近其說視江氏爲長然讀草爲鈔於古無徵
如其說則盜聲與草聲亦相近直讀爲盜竊豈不更
徑易乎江孫兩說殆皆未塙今按竊當讀爲蔡莊子
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本
作察察然則竊之爲蔡猶竊竊之爲察察也草竊者

草蔡也說文艸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是草
蔡有散亂之義古語然也其本義屬草引而申之則
凡散亂者皆得謂之草蔡故與姦宄連文好草蔡卽
好亂也草蔡之語止見于許氏之書他無所見古語
久湮而此經又設竊爲蔡於是其義益晦矣
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傳曰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樾謹按經文止有獲字無中字傳義非也詳此經之
義正牧誓所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
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者昭七年左傳曰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又曰昔武王數紂
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皆可以
說此經蓋文王之法有罪人逃亡則大蒐其衆期于
必得而紂則反是故當時以爲逋逃之淵藪凡有辜
罪者乃罔恆獲也罔恆獲猶言常不得使倒其文曰
乃恆罔獲則其義便明顯而非古書佶屈之體矣
我其發出狂我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
何其

樾謹按史記宋微子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是微子之問

有一死一去兩意故上文旣決殷之淪喪又特呼父
師少師而發此問乃微子作誥之本意也我其發出
狂此去之之說也狂史記作往集解引鄭注曰發起
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是其義也吾家耄
遜于荒此死之之說也正義引鄭注曰耄亂也蓋不
忍斥言紂昏亂故言吾家昏亂與上文我用沈酗于
酒不言紂而言我語意正同遜古與馴通故堯典五
品不遜史記五帝紀作馴周易坤六二象傳曰馴致
其道釋文引向秀曰馴從也荒讀爲亡下文天毒降
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災亡殷國是讀荒爲亡正

古文家說此荒字當亦同也吾家耄遜于荒言吾家
亂而從于亡蓋欲從紂死不忍斥言故微其詞也微
子之意若曰我其發出往乎抑吾家亂而從于亡乎
今爾無指告我則或去或死不知所從無所措手足
矣故曰予顛隳也若之何其乃致其問之之意枚傳
謂如之何其救之亦非當日語意也微子之意晦于
千載賴史公數語猶可得其梗概耳吾家耄遜于荒
史記作吾家保子喪保耄同聲惟無遜字疑或奪誤
然觀上句狂字史記作往此句荒字史記作喪則微
子一去一死兩意居然可見下文詔王子出迪蓋就

微子之意而為決之也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
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
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懋謹按如傳義則讎斂與召敵讎一也何必重復言之乎釋文曰讎如字下同此依傳義作音也又曰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是鄭本上讎字與下異讀馬本則并異其字矣段氏玉裁謂鄭亦讀讎為稠非也鄭蓋讀讎為疇故徐云鄭音疇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國語賈注曰一井為疇九夫為一井孟子盡

心篇易其田疇趙注亦曰疇一井也鄭讀讎為疇當從此訓殷制用助法上所應得者惟公田所入而已其外皆民之私田上不得而斂之也此云疇斂則是按井而斂之是所取不止公田矣殆紂時所加賦歛又當為刈據說文又刈本一字也王逸注離騷曰刈穫也降監殷民用又疇斂言下視殷民方用刈穫之時計疇而斂之也鄭義每存乎音以音求之往往可得其義矣

此情謂而熾之也。漢書音以音求之。古音
對也。剝溫與另。以又翻熾言。不顯與另。亦風以對之。
又當試以難。張文又以此本一字。出王。或主。難。難曰。以
對其而熾之。豈復。不。止。公。出。矣。故。按。此。則。熾。熾
其。亦。皆。另。之。其。田。土。不。特。而。熾。之。也。此。云。翻。熾。俱。是
對。此。情。謂。謂。田。也。其。土。也。難。難。昔。謂。公。田。也。人。而。与
亦。豈。是。其。田。翻。熾。主。亦。以。翻。一。其。也。漢。書。難。難。當



德清俞樾

尚書三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牧誓

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正義曰繼牧言野明
是牧地而鄭元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于牧野
而誓豈王行已至于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
兵乎何不然之甚也
樾謹按此當以郊牧野三字連文爾雅釋地邑外謂
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正釋尚書郊牧野

三字之義合言之曰郊牧野從省則但曰牧野詩大明篇牧野洋洋是也又從省則但曰牧國語周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也此篇以牧誓名篇是武王作誓實在郊外之牧而史臣併舉郊野者是時諸侯會者八百車徒衆多其所屯聚必非一處前軍及郊後軍至野中軍在牧亦情事所應爾也鄭注稱郊外曰野是鄭君所見爾雅與今本異然據尙書以治爾雅則固以今本爲長矣又爾雅此篇之後總題曰野蓋野者對邑而言邑外郊郊外牧牧外野野外林林外坳雖分五名然郊牧林坳實皆野

也故亦有稱牧之野者詩閟宮篇致天之禋于牧之野禮人傳篇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牧稱牧之野猶坳稱坳之野駟篇曰駟駒牡馬在坳之野是也坳之野卽林外之坳牧之野卽郊外之牧若以牧爲地名豈坳亦魯之地名乎

惟家之索

傳曰索盡也

懋謹按惟家之盡于義未安枚說非也周官方相氏以索室毆疫卽此索字之義牝雞晨鳴必有妖孽當索室以毆除之故曰惟家之索武王以諸侯伐紂爲

天下除暴亂亦猶索室歐疫也故以為喻耳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樾謹按隸釋載石經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段氏王
裁謂未知今文家說如何其實乃誤字也漢人隸書
王壬二字往往無別武梁石室畫象秦王作秦王又
魯峻碑陰王端王輔竝即王字可證也文七年左傳
宋公王臣卒釋文曰本或作壬臣蓋亦隸體混淆之
故此經王字漢人書作壬字因又加人旁作任耳韓
非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為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
作任登即其例也蔡邕等正定六經文字而此等字

未能正定固其小疏或因經師舊讀學者共曉字雖
作任讀仍為王相習已久無庸改易其舊耳懼好古
之士不加詳審或滋異說故具論之不迪之迪當讀
為由漢書楊雄傳注曰迪由也是迪與由聲近義通
由者用也故周本紀即作不用蓋史公讀迪為由而
以詁訓字易之也枚傳曰不接之以道迂矣
弗迂克奔以役西土

傳曰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
西土之義
樾謹按經但言奔不言降經但言迂不言擊經但言

役西土不言役西土之義傳義非也史記周本紀弗
逐作不禦集解引鄭注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
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以爲周之役也其說亦
甚迂曲蓋說此經者皆先有成見以爲聖人仁義之
師宜乎其言藹如然後相稱不知上文明言尙桓桓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下文又言勛哉夫子爾
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則此文必是勉以殺敵致果
方合作誓之本旨不當如先儒所云也逐字宜從史
記作禦廣雅釋詁禦止也字亦通作衙釋名釋樂器
曰衙止也弗禦者弗止也軍旅有進無退故勉以弗

止也克奔以役西土六字爲句奔讀如奮詩行葦篇
毛傳奔軍之將釋文曰奔音奮是奔得讀如奮也克
奔以役西土者克奮發以從我西土之役也此篇本
爲友邦冢君及從征庸蜀諸國而作故有以役西土
之語自尙桓桓以下至克奔以役西土文義本一氣
連屬欲其尙克如此也學者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惟天陰隲下民

洪範

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正義曰傳以隲
卽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

樾謹按宋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疑史公讀隲爲敕

皋陶謨篇敕天之命枚傳曰敕正也夏本紀作陟天之命騭之爲敕猶敕之爲陟也敕訓正正與定古字通故史公作定而枚傳從之正義謂騭卽質也非是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

樾謹按以皇極爲大中固古義也然下文言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一以大中訓之實有不可通者蔡傳曰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其說殊勝下文曰皇極之敷言又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蓋以皇極庶民極相對爲文說本馬注見史記集解

然則皇之爲君無疑矣極爲準則蓋亦古有此義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猶言四方之準則也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蓋極有準則之義故毛詩作極韓詩作則也昭十三年左傳貢獻無極猶言貢獻無有準則也上文曰貢之無藝服注曰藝極也杜注曰藝法制藝與極同義藝爲法制則極亦法制矣周禮序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民極者民之準則也猶云以爲黔首則也國語越語無過天極天極者天之準則也猶云順帝之則也凡斯之類皆可證成其義

金曰從革

傳曰金可以改更 正義曰金可以從人改更

樾謹按枚傳不說從字之義史記集解引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正義卽本馬注然其說殊未安木之曲直亦是從人何獨於金言之乎從革猶言因革也漢書外戚傳注曰從因也由也蓋從與由義同詩南山篇衡從其畝釋文曰從韓詩作由是也由之義爲因故從之義亦爲因金之性可因可革是爲從革猶木之性可曲可直是爲曲直也

四曰司空

傳曰主空土以居民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融之說亦與枚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此說殊爲迂曲疑司空之空當讀爲工以空爲工猶以功爲工以紅爲工也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鄭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漢書哀帝紀害女紅之物如漙曰紅亦工也是工字可從力作功從糸作紅則亦可從穴作空矣蓋古人作字有省偏旁者如以馭爲賢之類亦有加偏旁者如以割爲害之類試以尙書言之大誥篇殷小腆王肅曰腆主也則腆卽典字

也呂刑篇明明棗常墨子作明明不常則棗卽非字也然則空卽工字復何疑乎冬官主百工之事故謂之司工其職雖亡而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冬官掌邦土則司空之爲司工明矣工與功通功者事也惟其司工故掌邦事也冬官亡而以考工記補之未爲無見王制曰司空執度地居民此乃匠人之事固亦冬官所屬且其下文曰興事任力則仍是掌邦事非掌邦土也後人不知空爲工之段字因有主空土之說而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

而康而色

傳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

樾謹按下而字訓女上而字不訓女乃語詞也此句承上文皇則受之而言皇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但受之而又當和女之顏色以受之也康之義爲安故亦爲和史記樂書正義曰康和也枚傳因皇則受之與上文女則念之相對念之下更無他文則受之下亦不得箸此四字乃以此四字屬下爲義其所見殊泥矣

是彝是訓

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

懃謹按枚傳以順字解訓字蓋本之史記不知下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兩訓字史記作順至此句作是夷是訓不作順也集解引馬注曰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是馬本於此句亦不作順也惟馬以彝爲常不如史公以彝爲夷夷陳也是夷是訓者是陳列之是訓教之也此以君言也下文曰是順是行者是順從之是奉行之也此以民言也君宜順天故曰于帝其順民宜從君故曰以近天子之光下兩訓字讀爲順此一訓字讀如本字史公分列最明枚混而一之誤矣

一曰正直

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懃謹按經言正直不言正曲直傳義非也正直與剛克柔克竝爲三德義當一律正直者以正道相切直也剛克柔克者以剛柔相克治也爾雅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曰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此直字之義也故其下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平康者以正道相切直而已彊弗友者沈潛者宜以剛克之變友者高明者宜以柔克之也如傳義則不可通矣

曰克

傳曰兆相交錯

檇謹按兆相交錯何以謂之克正義引鄭注曰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克者如稜氣之色相犯也雨文不同而皆從侵克取義然則何不竟謂之稜與雨霽圍霽一律乎今按說文克部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重文泉曰古文夫克既訓肩何以又取象刻木於義不可解疑古文作泉者乃尙書洪範曰克之本字壁中古文也其上從占以其爲占之用也其下作夨象其形也雨霽圍霽有可取象而

泉則無可取象故特製此字猶卦有八皆假他字以命之而特製坤髣二字聲有五皆假他字以命之而特製霽一字也泉字之義或解爲侵克或解爲交錯皆各就其下之來爲說刻木一義亦必尙書家舊說也因泉字讀如克後人遂卽以克字爲之亦猶髣止作巽霽止作羽也許氏因以泉爲克之古文不特尙書曰克之義不可知并克篆說解而亦失之矣說文卜部鉏易卦之上體也從卜每聲商書曰貞曰鉏然則曰克之克壁中古文作泉亦猶曰悔之悔壁中古文作鉏從占與從卜同也許氏惜未表而出之耳

四曰攸好德

傳曰所好者德福之道 正義曰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懋謹按鄭王及枚氏之說皆讀好爲好尙之好漢書五行志曰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此今文家說以好德與惡對則好字讀如美好之好其說似較古文爲長蓋以好人之德爲福不如自有美好之德更爲福也古字攸與修通史記秦始皇紀德

惠修長索隱曰王劭按張徽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修作攸是其證也攸好德卽修好德人能修飾其美德如孟子所謂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是亦福也張表碑曰令德攸兮攸亦修之段字令德卽好德也疑今文家固以攸爲修矣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金滕

傳曰天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 正義曰責謂負人物也天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

懋謹按傳義不了正義說更迂曲矣又引鄭注曰丕

讀爲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
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此說視枚
爲長而以上下文勢求之則亦未安今按是通作實
故秦誓篇是能容之禮記大學篇作實能容之也若
爾三王實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三句一
氣連屬丕字史記作負負子者諸侯疾病之名禮記
曲禮篇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
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是負
子之義本爲不子故此經作丕子丕與不古通用也
桓十六年公羊傳何休解詁又曰天子有疾稱不豫

諸侯稱負茲古文以聲爲主無定字耳凡人有病則
須子孫扶持之周公事死如生故仍以人事言謂爾
三王在天若有疾病扶持之事必須子孫任其責則
請以旦代某也下文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可知此文所言是事鬼神之事矣三王生
前皆未爲天子故仍從諸侯之稱也自來說者未達
此義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解丕子二字與愚合然
孔氏以丕子屬武王言謂告神謙故從諸侯病辭則
非也武王有疾可云丕子不可云有不子之責于天
且與上文若爾三王文義不貫而與下文能事鬼神

之意亦不屬矣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傳曰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正義曰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

懋謹按如傳義則是改經文爲子仁能若考矣且旣告三王亦不應專稱考傳義非也史記魯世家作且巧能多材多藝王氏念孫曰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子仁若考者子仁而巧也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其說見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矣然未盡也仁當

讀爲佞說文女部佞巧調高材也大徐本作從女信省小徐本作從女仁聲段氏玉裁曰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古音佞與田韻則仁聲是也佞從仁聲故得段仁爲之子仁若考者子佞而巧也佞與巧義相近仁與巧則不類矣史記周本紀爲人佞巧亦以佞巧連文是其證也古人謂才爲佞故自謙曰不佞佞而巧故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至多材多藝上以文義論之似不必有能字江氏聲集注以仁若二字爲衍文讀巧能二字爲句孫氏星衍注疏讀仁若巧能四字爲句義均未安古能而二字通用履六三眇能

視跛能履李氏集解本能皆作而虞注曰眇而視跛而履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能而通用之證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者若而也能亦而也猶曰子佞而巧而多材多藝也此能字與能事鬼神之能不同故下文曰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多材多藝上不更箸能字可知兩能字不同也

敷佑四方

傳曰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

樾謹案枚訓敷爲布而增出德教字以成其義非經

旨也史記集解引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其失亦與枚同敷之言徧也詩賚篇曰敷時繹思鄭箋曰敷徧也字通作普亦通作溥詩般篇曰敷天之下北山篇曰溥天之下孟子萬章篇曰普天之下是敷溥普文異義同佑乃俗字當作右而讀爲有儀禮有司徹篇右几鄭注曰古文右作侑右侑通用故右有亦得通用宣十五年公羊傳曰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卽不右言狄人不助也彼段有爲右此段右爲有聲同者義亦同古書多段借以聲爲主不泥其形也敷佑四方

者普有四方也言武王受命于帝廷普有四方為天

下主也

乃并是吉

檇謹案三卜皆吉一言可蔽既曰一習吉又曰乃并

是吉何也并當作併竝也說文从部并相從也人部

併竝也二字義亦可通乃併是吉言王與周公竝吉

也上文曰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史記集解引馬

注曰待爾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蓋周公本意請以

身代三龜皆吉則武王當愈不待言矣武王愈周公

宜死及啓籥見書更詳審之乃知王與周公竝吉也

不然則上文以且代某之言更無歸宿一似聖人苟

為美詞以冀動聽自言而自食之斯不然矣下文公

曰體王其罔害此決武王之不死也又曰予小子新

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此知己亦不死也惟永終是

圖當即書中之詞其後武王既喪周公相成王成文

武之德所謂永終是圖者至此乃驗大王王季文王

實段卜以命周公而公知之也故曰予小子新命于

三王而其後告二公之言亦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正以受命先王故也史記魯世家載周公告

大公望召公奭曰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

久矣於今而後成此卽周公受命三王永終是圖之意也乃并是吉史記作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蓋今文尙書并作逢故史公以爲遇吉不知逢卽併也逢聲之轉與旁相近史記龜策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爲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逢與梁狼爲韻後世因誤有從逢從羊之別廣韻三鍾收逢字四江收逢字其實則一聲之轉也是故併之爲逢猶竝之爲傍也列子黃帝篇竝流而承之釋文曰竝音傍史記秦始皇紀竝河而東集解引服虔漢書注曰竝

音傍竝之爲傍併之爲逢皆聲之轉文異而義實不異也史公易以遇字失之矣

公曰體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樾謹按體字以一言爲句乃發語之辭慶幸之意也詩氓篇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幸也然則體亦猶幸也禮記玉藻篇君定體鄭注曰體視兆所得也引此文周公曰體爲證然則鄭已不得其解枚襲其說更無譏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越謹按經文止言居東則非東征也故上文我之弗
辟馬鄭皆以爲避居東都此文罪人斯得其非謂誅
管蔡明矣詩鴟鴞篇正義引鄭注曰罪人周公之屬
黨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此亦不
然成王當日容或以周公之黨爲罪人及事既大白
卽成王亦知其無罪矣豈有史官於事後作史冊以
公傳信後世而仍謂之罪人乎蔡傳曰二年之後王始
知流言之爲管蔡此亦不然夫是非曲直必無竝行
之理旣知管蔡流言則又何疑乎周公乃必待風雷

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悔而迎公平今按罪人斯得
之文卽承周公居東二年之後是周公得之而非成
王得之也所謂得之者謂得流言之所自起也上文
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此自史臣事後紀實
之辭若當其時則但聞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播滿
國中其倡自何人傳自何地非獨成王與二公不知
雖周公亦不知也及居東二年乃始知造作流言者
實爲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詩皇矣篇皇赫斯怒板篇
無獨斯畏鄭箋竝曰斯盡也其注此經曰盡爲成王
所得則亦訓斯爲盡罪人斯得者言盡得其主名也

墨子耕柱篇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此
周公避居之明證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皆古文
臣字也。公既至商奄與東人相習故能盡得其
狀而王與二公則猶未之知也此當日之情事故於
其避居東也可見周公之仁而於罪人之盡得也可
見周公之智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大誥

傳曰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

懋謹按漢書翟方進傳載王莽大誥作況其能往知
天命以格爲往乃古訓也爾雅釋言格來也訓格爲

往如亂爲治故爲今之例蓋物之旣來謂之格物未
來而我往逆之亦謂之格僖十五年左傳輅秦伯宣
二年傳狂狡輅鄭人杜注竝曰輅迎也輅卽格字因
戰陳必用車故以從車之輅字爲之其實卽格來之
義所引申也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崔云逆擊曰詔
此蓋合格格竝二字之義爲說逆者格之訓擊者格之
訓詔與格格竝從各聲其義得通故詔訓逆擊也格
知天命猶曰逆知天命莽用雅訓以易經文當云來
知天命乃不曰來而曰往者欲人易曉也枚傳云至
知天命則仍是來字之義泥于古訓不能變通正義

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天命則恐并失枚意矣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傳曰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
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樾謹按王莽大誥作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
明用甯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是莽讀此誥於予不敢
閉絕句其作比者必今文家說於義似短然其句讀
則是也上文云敷賁敷前人受命此閉字正與兩敷
字相應惟不敢閉故敷陳之也于字莽誥所無孫氏
星衍讀于天降威四字爲句引釋詁粵于也爲解然

下文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無于字酒誥曰天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于字疑此于字本在閉
字之上予不敢于閉猶下文曰敢弗于從傳寫誤倒
之耳用字屬下讀用甯王三字如莽誥之義則爲天
用甯我王室然甯王字篇中屢見自當從枚傳以爲
文王君奭篇正義引鄭注曰甯王文王也枚義卽鄭
義也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天降威命用甯王所
遺之寶龜以告我也卽命者卽寶龜以命之也蔡傳
以有大艱二語爲龜兆預告甚得其旨但以用字屬

上讀則尙仍枚傳之失耳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樾謹按王莽大誥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
此災使民不安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據此則予復
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於義
殊勝當從之曰與上文卽命曰同乃天段寶龜以告
也復反猶反復也語有倒順耳禮記月令篇命舟牧
覆舟五覆五反先言覆後言反與此正同蓋反復復
反義皆得通後人習聞反復尠聞復反故於此經失
其解也鄙當作曷經傳皆通用都鄙字而曷廢矣說

文尙部曷嗇也嗇部嗇愛濇也曷爲嗇卽爲愛濇故
莽誥作右右之言助也愛之斯助之矣是其義通也
曷聲右聲據段氏說文同在上音第一部是其音亦
相近也予者設爲天之言與詩予懷明德同予復反
曷我周邦者蓋愛之甚則必反復之詩蓼莪篇顧我
復我鄭箋曰復反覆也卽可以說此經矣疑此句與
上文有大艱云云相屬當日以寶龜卜之其詞蓋曰
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予復反曷我周邦三
句皆卜詞也周公述卜詞未畢而閒以越茲蠢殷小
腆誕敢紀其敘數語者見卜詞之有徵也於是將再

述卜詞故又以天降威發之猶曰天降威用甯王遺
我大寶龜紹天明也因其詞繇故省之耳莽誥天降
威下更有遺我寶龜四字此可證矣知我國有疵民
不康者卽括上文有大艱二語之意國有疵卽所謂
有大艱于西土也民不康卽所謂西土人亦不靜也
重言之則於文複矣故約其意如此見卜詞本相屬
也下文曰朕卜并吉又曰予得吉卜蓋因卜詞有予
復反置我周邦一語故云然天意如此則吉可知矣
若止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安知其吉與
否乎

今蠹今翼日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

樾謹按今之明日義不可通疑今蠹今翼兩義相對
翼本作翌衛包改作翼說詳段氏撰異說文蝨部蠢
蟲動也羽部翊飛貌翌卽翊之變體蠢以蟲喻翊以
鳥喻字又變作糝文選吳都賦趨譚糝糝李注曰相
隨驅逐衆多貌上文越茲蠢專以武庚言此文今蠹
今翌則見武庚蠢動而淮夷從之糝糝衆多也日字
屬下爲義文七年左傳日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
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

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竝與此日字同蓋左氏正因
尚書有此文法而循用之耳日民獻有十夫子翼言
近日民之賢者十夫來翼佐我也枚傳見翌日連文
適與金縢篇同遂讀今翌日爲句誤矣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樾謹按下文曰越天棐忱康誥曰天畏棐忱君奭曰
若天棐忱竝于忱字絕句此亦當然自來以天棐忱
辭爲句非也棐之訓輔雖本爾雅釋詁文然古字多
段借不得概以本字釋之經凡言棐忱者竝當讀爲

非古棐匪字通漢書地理志錄禹貢文凡貢匪之匪
皆作棐然則段棐爲非猶段匪爲非也呂刑明明棐
常枚傳亦以爲輔行常法然墨子尚賢篇作明明不
常則固讀棐爲非矣君奭篇天難諶漢書王莽傳引
作天應棐忱此可見凡言棐忱者猶言非忱也辭字
屬下讀辭籀文作嗣壁中古文亦必作嗣乃嗣之段
字此承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而言嗣其考我民
者謂天命不常嗣王宜先成我民也高宗彤日篇王
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此經云嗣其考我民文義
正相近作司作辭竝段字也莽誥作天輔誠辭則失

其讀久矣

厥子乃弗有堂矧有構

傳曰子乃不有爲堂基況有構立屋乎

樾謹按經言堂不言堂基傳必增基字者以其對構而言疑堂亦必構立而成弗有堂矧有構於義未安故增基字以成其義也若然則經文何不卽云弗有基而必云弗有堂乎傳義非也蓋古所謂堂者有二其一爲前堂後室之堂其一爲四方而高之堂禮記檀弓篇吾見封之若堂者矣鄭注曰堂形四方而高是知古人封土而高之其形四方卽謂之堂故文選

西京賦注引宋均大元經注曰堂高也廣雅釋詁曰堂明也堂之義爲高爲明則堂之制可見矣金賸篇釋文曰壇馬云土堂楚辭大招篇南房小壇王逸注曰壇猶堂也夫壇與堂得通稱則堂之制又可見矣楊倞注荀子彊國篇曰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以楊氏此注考之則方岳下之明堂皆是封土爲壇非有如周書所謂四阿反坫重亢重郎者也疑堂之初制止是如此故室字從宀而堂字從土不從宀也此經以堂構對言見封土以爲堂且不宀

又安責其構立屋乎經文本極分明後人不達古制故失其解

紹聞衣德言

康誥

傳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

樾謹按服行其德言謂之衣德言不辭甚矣衣疑扶字之誤乃古文旅字也書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枚傳訓旅為陳旅德言者陳德言也言布陳其德言也因古文作扶故誤為衣字耳古書扶誤作衣者往往有之周書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字亦當作扶而讀為稽今誤作衣而又衍服字矣官

人篇愚依人也依字亦當作扶而讀為魯今誤作衣而又加人旁矣其說詳見周書尙書與周書同出周初史臣之手故其文字有可參考也

無康好逸豫

傳曰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樾謹按經文豫字衍文也傳以自安釋康字以逸豫釋逸字非經文有豫字也偽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故枚傳遇逸字每以逸豫釋之酒誥不敢自暇自逸傳曰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無逸篇君子所其無逸傳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

豫又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傳曰稼穡農夫之艱
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又云乃逸乃諺傳曰乃爲逸
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又云生則逸傳曰生則逸豫無
度多方篇有夏誕厥逸傳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
其逸豫又云爾乃惟逸惟頗傳曰若爾乃爲逸豫頗
僻凡此之類皆以逸豫釋經文逸字經文止言逸不
言逸豫也此經豫字卽涉傳文而誤衍耳漢書武五
子傳毋桐好逸蓋康聲轉而爲空與同聲相近故古
文尙書作康今文尙書作桐也然則逸下無豫字有
明證矣當據以訂正

自作不典

傳曰自爲不常

樾謹按典當讀爲腆儀禮記辭無不腆燕禮寡君有
不腆之酒鄭注竝曰腆善也自作不腆者自作不善
也古典與腆通用大誥殷小腆王肅曰腆主也是肅
讀腆爲典也典主之典可作腆故腆善之腆可作典
矣多方篇爾乃自作不典義同
非終乃惟眚災

樾謹按潛夫論述赦篇引作乃惟眚哉當從之上文
云非眚乃惟終眚下無災字則此文宜亦無災字也

乃惟青哉與洛誥乃時惟不永哉文法正相近哉災
聲近因而致誤耳

適爾

樾謹按傳及正義均不解適字之義一切經音義六
華嚴經音義上竝引三蒼曰適始也然則適爾者始
爾也正見其非終也

有敘時乃大明服

傳曰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荀
子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據左荀所引知時字當屬

上讀然有敘時三字文義難明上文曰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下文曰乃女盡遜曰時敘疑此文亦當作有
時敘而誤倒之耳有時敘者有是次敘也有是次敘
則治理大明而民服矣

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刑人
無或劓刑人

樾謹按釋此經者皆以刑人殺人與劓刑人爲對文
又曰二字遂不可解夫劓刑人卽刑人也本非對舉
之辭當讀非女封刑人殺人爲句無或刑人殺人非
女封爲句言非女封手自刑人手自殺人也然凡刑

人殺人無非女封爲政不可不慎也又曰之又讀爲
有有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者言人告女曰此人當
劓此人當劓則有之矣然劓之則之仍由女封他人
無得而劓之無得而則之也刑人如此殺人從可知
舉輕以見重正申明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之意下
文云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
亦當讀爲有言人有曰要囚女必服念至旬時然後
丕蔽要囚也與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兩文一律
又按尙書每有又曰之人多士篇又曰時予乃或言
爾攸居君奭篇又曰天不可信又曰無能往來多方

篇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與和諸稱又曰者皆未詳
何義君奭篇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
又云則鄭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
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
重言故稱又曰是又曰之義鄭王各異此篇又曰要
囚正義引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則亦與王肅
同然古書竝無以又曰當重言者或引石鼓文凡疊
字作二爲證然疊字作二可也重言作又曰則使人
難曉古人必不如是苟簡也且尙書中孺子其朋孺
子其朋生則逸生則逸皆重言也竝無作又曰者王

肅之說不可從也鄭以又曰爲人又云是鄭讀又爲有人又云者人有云也然則康誥兩又曰讀爲有曰正合鄭義矣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傳曰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樾謹按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蓋古于爲同聲故得通用于父不能字厥子猶曰爲父不能字厥子也

子弟弗念天顯猶曰爲弟弗念天顯也枚不知于卽是爲而訓于爲於又增爲字以成其誼失之矣

作求

傳曰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

正義曰爲求而等之

樾謹按傳意蓋讀求爲述詩關雎傳曰述匹也故曰爲求等猶曰爲述匹也爾雅釋訓惟述鞠也釋文曰述本作求是求述通用之證正義曰求而等之未得傳意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誥

傳曰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

樾謹按如枚傳之義則祀茲酒三字文不成義矣此祀字乃己之段借字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徃釋文曰已虞作祀此段祀爲己之證已茲酒者止此酒也文王誥毖之詞至明切矣惟天降命卽承已茲酒而言謂止酒非一人之私言惟天降命也蓋重其事故託之天命耳肇我民惟元祀言與我民更始惟此元祀也元祀者文王之元年上文曰肇國在西土肇國者始建國之謂故知是文王元年也曰元祀者猶用殷

法也蓋文王元年卽有此命故云然耳上祀字段爲已下祀字乃本字古書一簡之中同字異義往往有之

亦罔非酒惟行

傳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

樾謹按以酒爲行文義不明行當作衍字之誤也淮南子秦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誤作衍是其例矣衍讀爲愆昭二十一年左傳豐愆釋文曰愆本或作衍是愆與衍古字通亦罔非酒惟愆正與下文亦罔非酒惟辜語意一律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傳曰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樾謹按此祀字亦已之段字與上文祀茲酒同古已以通用此當讀越庶國飲爲句枚傳所謂於所治衆國飲酒也惟已德將無醉爲句已讀爲以枚傳所謂惟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也因不知祀之爲段字而誤以本字說之遂於經旨大失矣

爾大克羞者惟君

傳曰女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

樾謹按傳義非也此與上文奔走事厥考厥長義同者卽老也君卽長也因考君連文則不辭故加惟字以成句猶禹貢曰齒革羽毛惟木也下文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與此正同臣惟工者臣與工也考惟君者考與君也說文丑部羞進獻也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言爾克進獻爾考與爾長爾乃亦得以飲食醉飽也大乃語詞無實義朱氏彬經傳攷證有釋大一篇詳言之

作稽中德

傳曰爲考中正之德

越謹按稽字從禾說文禾部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故稽亦有止義說文稽部稽畱止也凡從稽之字如稭如稽俱有止義作稽中德者稽止也言爾克永觀省則所作所止無不中德也中讀如從容中道之中枚傳以爲考中正之德失之

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

傳曰我文王在西上輔訓往日國君及治御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

越謹按輔訓往日文不成義棗當讀爲非說見大誥篇天棗忱矣徂往也荀子解蔽篇不慕往楊注曰往

古昔也然則我西上棗徂者言我肇國西土至今未遠非古昔也故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也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

傳曰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越謹按白虎通京師篇引尙書曰在商邑卽此文也則辜字當屬上讀不克畏死辜者言其不能畏死罪

也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者爾雅釋詁曰在察也越與與同尙書連及之詞每用越字大誥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庶士御事皆其例也在商邑越殷國猶言在商邑與
殷國商邑以紂所都言殷國蓋通指王畿千里之內
紂察見商邑與殷國將滅亡而無憂此卽不克畏死
辜之證也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傳曰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
虐惟爲民所怨咨
樾謹按登聞于天上箸祀字殊爲不辭攷義亦迂曲
非經旨也祀乃已之段借字已以古通用說見上文
此當於香字絕句猶曰弗惟德馨香以登聞于天也

又傳解弗惟爲不念蓋用爾雅釋詁惟思也之義然
不念德馨香亦爲不辭文選東京賦卜惟洛會薛綜
注曰惟有也是惟可訓有弗惟德馨香猶言弗有德
馨香也誕惟民怨猶言誕有民怨也蓋無德以聞于
天則所有者民之怨咨而已尙書中惟字可訓有者
甚多皋陶謨時乃功惟敘言有敘也大誥卜陳惟若
茲言有若茲也呂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
惟來言有官有反有內有貨有來也惟之訓有益古

訓矣

王曰封

梓材

樾謹按梓材一篇竝無誥康叔之文直以篇首一封字故不得不屬之康叔耳嘗三復之而有疑焉康誥之首有惟三月載生魄至乃洪水誥治四十八字此文於全篇無涉蔡氏集傳因用蘇氏之說移此文於洛誥之首然周公咸勤乃洪水誥治與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文不相屬且既云周公咸勤則篇中當有慰勞五服之語洛誥豈有是耶然則此四十八字在康誥在洛誥皆贅旒也竊疑當在梓材之首王曰封者涉康誥酒誥之文而誤衍封字也王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合侯

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之文蓋因五服之臣民咸在進而誥之故以此發端也篇中文義雖不盡可解然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又曰庶邦丕享又曰和懌先後迷民皆與篇首四十八字相應其曰姦宄殺人宥又曰戕敗人宥蓋因四方民大和會而播曠蕩之恩也若稽田若作室家若作梓材三喻皆明營洛邑之不可已與大誥篇若考作室兩喻文義相似皆誥衆之詞故多爲譬喻以明之因篇首衍封字遂誤以爲誥康叔而篇中文義晦矣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亾夫酒誥見在而云俄空自來不得其說按楊子明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則所謂今亾者自是其序非謂其書若以書而言則上文固云不備過半非止一篇之空矣今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楊子之意蓋以酒誥當自有序不與康誥相屬故有俄空之歎其說必有所受之也夫酒誥且不與康誥相屬則梓材更可知矣後人見康誥酒誥梓材同屬一序因疑梓材首四十八字總冒三篇不得專屬梓材乃移而置之康誥之首又以三篇同序謂梓材亦是誥康叔者遂于篇首加

封字而其誤乃不可復正矣原其所以致誤之由蓋始于今文家說尚書大傳載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杼者子道也此事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譴告篇蓋古相傳有此事今文家見康誥酒誥之後有梓材之篇遂據以爲說史公於衛世家亦有示可法則之文然梓材篇豈有此義邪故知梓材一篇不屬康叔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傳曰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暨茨蓋之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
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 正義曰二文皆言斲卽
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墍亦塗也不
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墍塗丹皆飾物
之名謂塗丹以朱墍墍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
色者故鄭元引山海經云青上之山多有青墍此經
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樾謹按傳義旣不分明正義以塗墍爲一事茨爲一
事塗丹墍共爲一事兩句不一律兩塗字又異義非
經旨也惟經文塗字據正義是斲字此則可據以訂

正者按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斲注曰斲古度字
是斲度通說文丹部墍下引周書惟其斲丹墍蓋墍
中古文段斲爲度孔安國因漢時斲度通用故以斲
字易之耳爾雅釋詁曰度謀也言旣勤垣墉則惟謀
墍茨之事旣勤樸斲則惟謀丹墍之事也說文土部
墍仰塗也艸部茨以茅葦蓋屋也是墍茨爲二事墍
者以土塗之茨者以草蓋之也丹墍亦爲二事丹者
朱色墍者青色也正義旣引鄭注以墍爲青墍又因
與丹連文輒斷爲朱失之矣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傳曰衆國朝享于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

樾謹案枚以作兄弟爲句方來爲句甚爲不辭當以作兄弟方來五字爲句作者使也儀禮鄉飲酒禮作相爲司正鄉射禮作上耦射作衆賓射燕禮及大射儀小臣作下大夫聘禮及公食大夫禮則公作大夫鄭注竝曰作使也又周禮司士作六軍之士注曰作使之也是作有使義也方之言竝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方之本義爲兩船相併故卽訓併鄉射禮曰不方足注曰方猶併也聘禮注曰今文竝皆爲併是併

竝同字方訓併卽訓竝故微子篇小民方興宋世家作竝興也作兄弟方來者使兄弟竝來也言使兄弟之國竝來朝享也

羣經平議卷五

於己望後六日二十一日

樾謹按枚傳木剗飲三統術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之而史記魯世家亦謂是成王七年二月乙未則尚書家舊說固然矣惟鄭康成以爲是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近來言鄭學者多宗其說

傳曰衆國朝于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

皆來賓服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羣經平議卷正

大夫聘禮及公會大夫禮則公作大夫

文因並來聘享也

說文方部方併

並同字也



羣經平議卷六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尚書四

德清俞樾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召誥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既望因紀之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

樾謹按枚傳本劉歆三統術班固作漢書律厯志載之而史記魯世家亦謂是成王七年二月乙未則尚書家舊說固然矣惟鄭康成以爲是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近來言鄭學者多宗其說

乃卽以尙書徵之鄭說恐未必然也康誥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鞏聲周書曰哉生霸是魄者霸之段字壁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魄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篇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日月篇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諸說皆不合矣是故哉生魄當以馬

注爲正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卽此篇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也康誥篇正義引鄭注以基爲謀蓋本釋詁文當從之丙午朏周公始定作新邑之謀故越三日戊申太保至洛卜宅也兩篇皆言三月可知三月字不誤鄭必破二月爲一月三月爲二月未足據也又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愚以文義求之當在梓材篇首說已見前矣然則下文所謂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其卽梓材一篇乎梓材召誥洛誥三篇相屬皆作洛邑時事因梓材

篇首四十八字誤置康誥篇首鄭不知彼文三月既生魄卽此三月丙午朏故滋異說耳枚氏於彼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枚氏固知彼三月卽此三月矣惟以始生魄爲月十六日未合古義以此經證之周公作書以命庶殷實是二十一日甲子之事彼止言始謀之日者以詳見此經故略之也若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是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己未矣是日不見于此經其無事可知史臣紀周公作誥必述其所自始故以哉生魄發端若必欲實載其日則自當言二十一日甲子豈

宜虛舉十六日己未乎蓋枚氏雖知彼三月卽此三月而猶不知彼哉生魄卽此丙午朏故所說未盡合耳

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樾謹按達觀非周徧之謂達者同也言周公與召公同觀也禮記禮器篇君子達亶亶焉鄭注曰達猶皆是其義也凡古文尙書作達今文尙書皆作通說詳段氏謨異此文達字今文亦必作通後漢書來歷傳注曰通猶共也共卽同也蓋同通音義俱相近說

文行部衎通街也竹部筒通簫也通街謂之衎通簫
謂之筒是通同一義也達爲通故亦爲同新邑木召
公所經營周公既至自必與召公同觀但以周徧釋
之未得其義

面稽天若

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

樾謹按若順也順卽道也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
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國語楚語以違而
道從而逆相對是古人謂順爲道天若卽天順天順
卽天道也枚但知若之爲順不知順之爲道而古義

湮矣康王之誥篇用奉卹厥若厥若者其道也枚傳
訓若爲順而曰奉憂其所行順道則道字轉爲增出
矣

顧畏于民

傳曰暑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

樾謹按說文石部暑暫暑也從石品周書曰畏于民
暑讀與巖同又品部𠩺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
次于𠩺北讀與聶同是說文引此經作暑不作曲而
王厚齋困學紀聞藝文志攷二書皆云說文顧畏于
民𠩺多言也尼輒切與說文不合故段氏玉裁譏其

踏駁夫王氏經學視近代諸儒誠爲疏闊然在宋儒之中亦其傑出者必非不見說文而臆說者也何至踏駁至此疑王氏所見說文與今不同其暑篆下引春秋傳次于暑北而云讀與聶同其聶篆下引周書畏于民聶而云讀與巖同此蓋許君之真本也聶字與品字相似說文山部品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尚書品字傳寫誤作聶則與暫暑之暑其義相近因又誤爲暑枚傳不得其解妄生僭差之訓而古字古義俱失矣釋文曰暑五咸反徐又音吟夫吟乃品之音也尚書旣作暑何以徐邈又音吟可知古本有作品

者也雖同是誤本而作品之本視作暑之本又爲古矣後人日習枚傳遂據以改易說文而尚書與春秋傳遂皆失其本字夫暑爲暫暑則春秋之暑北蓋以其地在山巖之北而得名也今移置品篆下則失其義矣品爲多言則尚書之畏于民聶卽詩所謂畏人之多言也今移置暑篆下則又失其義矣當從王厚齋所引訂正未可妄譏其踏駁也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

傳曰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樾謹按枚解知字之義殊爲迂曲孫氏星衍曰知或

語辭此說是也說文矢部知詞也次弋矣兩篆之閒然則古人固用知爲語助召誥篇所用知字皆是也夫知係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知乃語辭言夫係抱攜持厥婦子也正義引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則失之迂曲矣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知亦語辭我不敢知曰者我不敢曰也枚傳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失之迂曲矣蓋語辭而釋以實義宜其皆不可通也

朕復子明辟

洛誥

傳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蔡沈集傳曰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 樾謹按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

是一洗矣是蔡傳之說本於荆公而不言者恥襲其說也然荆公之說實亦漢儒之舊說蓋漢儒雖言周公居攝而解此經復子明辟則亦以爲復命成王何以知之漢書元后傳曰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云我復子明君也是漢儒亦以復爲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蓋復命成王卽是明已將歸政而初非以歸政爲復子明辟也書序稱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經文發端卽云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子明辟其爲復命成王文義了然漢人豈不知之豈待宋儒剽獲乎枚氏作傳習聞周公居攝之說乃用以說此經曰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夫經文但言復子明辟不言復子明辟之政枚氏此解自不可通而漢儒舊說則固不爾也荆公剽解適與漢儒舊說暗合近來宗漢學者反循用枚說誤矣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會

正義曰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顧氏云

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
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樾謹按帝王所都既不常厥邑何必以夏殷舊都而
輒往從之乎若謂先卜近以悅之則是愚其民并誣
其神矣是二說皆非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之言曰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
室周書度邑篇亦有此文大略相近周公先卜黎水
者卽武王顧瞻有河之意故不直曰黎水而必曰河
朔黎水繫黎水於河其意在河也黎水不吉改卜澗
水澗水則舍河而就洛矣旣得吉卜乃詳其所在曰

澗水東澗水西曰澗水東而要皆以洛爲主卽武王
粵瞻洛伊之意故兩言惟洛其意在洛也後人不達
此旨則不特先卜河朔黎水之意不可見并兩言惟
洛亦不知其何意矣又按會字之義詩王風譜正義
引鄭注曰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會其說殊爲迂
曲枚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會墨此亦
不然周官占人曰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營洛乃
王者大事不占體而占墨何歟周易井初六象傳井
泥不食李氏集解引虞注曰會用也國策衛策始君
之所行於世者會高麗也高注曰會用也老子而貴

會母河上公注曰會用也是會可訓用我卜河朔黎
水不言會言此處所不用也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
惟洛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兩處皆曰會則皆所用
也古謂用爲會亦謂會爲用韓非子外儲說左篇孔
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請用
卽請會也荀子禮論篇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
親用也楊注曰用謂可用會也皆其證也說文高部
膏用也膏字訓用而從高會意此卽用與會義通之
證自古義湮而此經會字遂不可解矣
仔來來視子卜休恆吉

傳曰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
吉之居 正義曰來來重文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
我卜也鄭云仔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
樾謹按來來重文殊不可解如正義所說則下來字
贅矣至鄭義亦有未安倘使者三人豈當疊三來字
乎疑上來字爲本字下來字乃資之段字資者賜也
錫也資視子者錫視子也古人重其事則曰錫堯典
師錫帝曰是也資與錫同義因其字段作來故學者
失其義耳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傳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樾謹按後漢書爰延傳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
周公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是枚傳之說正漢人
舊說然以文義求之實有未安經言其朋不言慎其
朋也經言其往不言戒其往也李賢注後漢書引尙
書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此慎字疑誤衍而足
利古本遂據以增入經文謬矣今按兩朋字當讀爲
朋廣雅釋詁朋不也玉篇人部朋匹冃切不也謂不
爲朋蓋古語如此據說文朋讀若陪位之陪陪從杏
聲杏者相與語啞而不受也然則古人謂不爲朋其

聲蓋卽如杏矣此經作朋不作朋者本取其聲不取
其義故不必定作朋字也上文曰予齊百工伴從王
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蓋周公將歸政故使百工從王
也成王乃命之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
自教工兩女字皆謂周公也凡成王與周公言皆稱
公此稱女者自周公述之故也成王蓋使周公視羣
臣有功者記載之不必請命于已故曰乃汝其悉自
教工廣雅釋詁曰教效也釋言曰效考也然則教亦
考也欲周公自稽考百工如攝政時事也周公不敢
當故力辭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猶曰孺子其無

然孺子其無然重言之者見意之決也學者不達此旨乃并上文而俱失其解矣其往者卽下文所謂往新邑周公欲王往治新邑故勉之曰其往耳

女惟冲子惟終

傳曰惟當終其美業

樾謹按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蓋終與崇聲近義通詩蝮蝮篇崇朝其雨毛傳曰崇終也是其證也此文惟終當作惟崇女惟冲子惟崇與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文義正同禮記祭統篇崇事宗廟社稷鄭注曰崇猶尊也言女雖冲幼然女

位甚尊故宜敬識百辟享也如枚傳則與下意不貫矣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傳曰公必畱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樾謹按經文哉我二字傳寫誤倒傳文下我字乃衍文也成王之意謂公旣厭其安天下事則必去我而我乃困矣故曰公無困我哉惟無斁其康事周書祭公篇亦曰公無困我哉文與此同可證也漢書元后傳杜欽傳引作公無困我其無哉字者以語辭故省之耳枚傳云公必畱無去以困我哉是枚本哉上正

有我字經文傳寫誤倒於是後人於傳文惟無厭之
上又增我字而義不可通矣夫周公將歸政故成王
有無斁之語若云我惟無斁則成王於安天下事豈
宐有所厭倦此又何必道哉後人但疑哉字爲我字
之誤而不知哉我二字之誤倒則其所見猶未盡得
矣

用告商王士 多士

傳曰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樾謹按此當以王士二字連文王士之稱猶周易言
王臣春秋書王人傳稱王官其義一也周書世俘篇

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此王士二字連文之證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傳曰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

樾謹按逸樂非所以爲政校義非也王充論衡語增
篇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
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自然篇亦引此經其說略同然
無爲而治豈易言邪謂桀以不能無爲而治遂致滅
亾于義更非矣蓋說此經者皆未明引字之義素問
五常政大論是謂收引王注曰引斂也又異法方宐
論天地之所收引也注曰引謂牽引使收斂也然則

上帝引逸者言上帝不縱人逸樂有逸樂者則收引之勿使大過也有夏不適逸者適之言節也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言夏桀不自節其逸樂也人知引有引申之義不知引亦有收引之義蓋古訓反覆相通類如此自引字之義不明而引逸與適逸俱失其旨矣曰自引字之義不明而引逸與適逸俱失其旨

予惟率肆矜爾不敵敵

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士正義曰循殷故事此

故解經中肆字與肆連亦其韻也
樞謹按論衡雷虛篇糾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是今文尚書肆作夷矜作憐段氏玉裁謂皆同部字是也惟訓夷為誅于義未合周官行夫職注曰夷發聲然則夷乃語辭予惟率夷憐爾者予惟率憐爾也率者用也詩思文篇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是其義也今文古文其字雖異其義則同肆亦語辭予惟率肆矜爾者予惟率矜爾也枚傳解率肆為循殷故事失其義矣凡尚書中肆字如肆予肆女之類皆可以語辭讀之解者或訓為

陳或訓為故胥失之矣可以讀續前之續音如馬
繼爾居幹續李繼為節錄其事大其甚矣凡尚書中
傳曰繼汝所當居為干於李繼俱爾音干於李繼爾
樾謹按枚義甚為不詞非經旨也繼當作綏說苑指
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子道應篇繼作綏
是其例也綏爾居者安爾居也盤庚下篇奠厥攸居
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義與此同爾雅釋詁曰綏繼也
漢書律厯志曰繼繼也綏繼竝與綏通禮記明堂位
夏后氏之綏鄭注曰綏當為綏讀如冠繼之繼綏繼
竝訓繼則繼之與綏義亦可通也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逸

樾謹按誕字漢石經作延否字漢石經作不俱當從
之爾雅釋詁延長也長與久同義此承乃逸乃諺而
言其始逸豫遊戲叛諺不恭而已及既長久則且輕
侮其父母也不乃語辭枚傳以不欺解之未得其旨
下文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段氏玉裁曰
否則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
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按
段說固是然不丕否古字通用亦不必以否字為誤
延之為誕猶不之為否漢書古今人表赧王延史記

索隱作誕學者不達假借之例而必泥本字為說然則由逸豫而叛諺而欺誕事本相因何不曰乃逸乃諺乃誕而變其文曰既誕乎今人俗語云否願也文王卑服不謂之斯上文不謂言意與語不謂也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謂服也樾謹按衣服非宮室不可言卑枚義非也釋文曰卑馬本作俾使也則可知非卑高之卑矣然馬訓為使義亦未安俾者比之段字詩皇矣篇克順克比禮記樂記篇作克順克俾漸漸之石篇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是俾比音近義通周官遂師職曰

比敘其事而賞罰然則文王比服者服事也言文王比敘其事也字亦作庀國語魯語曰夜庀其家事又曰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竝同此義

惠鮮鰥寡

傳曰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此與思本樾謹按惠鮮鰥寡與上句懷保小民語本相對若以鮮鰥寡三字連文則與上句不一律矣蔡傳曰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甚得經旨然其解惠鮮云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子賙給之使有生氣則望文生訓大不詞矣由宋人不通古訓故也鮮當讀

爲賜詩瓠葉篇鄭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
之間聲近斯是古音鮮與斯近故鮮與賜聲亦相近
禹貢析支大戴禮五帝德篇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
作賜支蓋析鮮賜皆一聲之轉也惠鮮鰥寡猶云惠
賜鰥寡正與懷係小民一律漢書谷永傳引作惠于
鰥寡此自今文尙書之異然亦可見鮮之與惠義本
不殊故今文無鮮字枚傳鮮乏之訓不可從也
用咸和萬民

傳曰用皆和萬民

樾謹按咸亦和也詩常棣篇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正義曰咸和也蓋咸卽誠字之省說文言部誠和
也用咸和萬民者用誠和萬民也傳以爲皆和萬民
則不辭矣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傳曰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

樾謹按若順也訓亦順也廣雅釋詁曰訓順也非民
攸訓言非民所順也非天攸若言非天所順也文異
而義實不異枚氏於洪範篇諸訓字皆以順字釋之
此訓字乃以爲教何也下文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乃變亂先王之政刑言人乃順從其意以變亂舊法

也枚傳曰人乃教之以非法亦失之矣

時則有若保衡

君奭

傳曰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正義曰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懋謹按阿係一也阿卽娶之段字說文女部娶女師也讀若阿古書卽以阿爲之史記范曄傳曰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係之手列女傳貞順傳曰下堂必從傅

母係阿竝以阿係連文可知阿猶係也伊尹爲太保故謂之係衡係衡猶係奭也係奭者係其官奭其名係衡者係其官衡其字蓋伊氏尹名而衡字也鄭康成謂伊陟伊尹之子則伊是其氏明矣伊尹自稱尹躬則尹是其名明矣尹之義爲正衡之義爲平楚屈原名平而離騷曰名余曰正則是平與正同故名尹字衡也詩謂之阿衡書謂之係衡阿係字異而義同鄭意伊尹在湯時稱阿衡在太甲時稱係衡殊非古義其解阿衡係衡迂曲不合更無論矣至伊摯之稱見于孫子用閒篇彼文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

經六
興也呂牙在殷以伊尹爲伊摯以呂尙爲呂牙蓋戰國時記載之異皆與經不合恐未足據也此經先稱伊尹後稱係衡其氏其官其名其字具見于此矣故殷禮陟配天

傳曰故殷禮能升配天

懋謹按夏殷之君生雖稱王死則稱帝故史記于夏殷本紀無不稱帝者禮記曲禮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曰同之天神然則殷禮陟配天者謂殷人之禮死則配天而稱帝也竹書紀年凡帝王之終皆曰陟此經陟字義與彼同言殷有賢臣爲之輔佐故有

殷之君無失德者死則配天稱帝其子孫享國長久多歷年所也傳義未得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

傳曰女大無非責我畱今與女畱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

懋謹按枚傳於責字絕句而以收字屬下讀收罔勗不及甚不可解如傳義亦太迂迴矣收當屬上讀收者成也周易井上六井收勿幕王弼注曰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是收有成義也此承小子同未在位而言成王冲幼雖已卽政與未在位同若無我

責求其收成則無能勗勉其所不及也故曰誕無我
責收罔勗不及誕者語辭不必訓爲大說詳王氏經
傳釋詞責之本義爲求說文具部責求也以非責釋
之義亦未協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多方
傳曰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女多方之義民爲臣
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

樞謹按枚傳于義字不知其作何解立政篇茲乃三
宅無義民王氏念孫曰義與俄同衰也言居賢人於
官而任之則三宅無傾衰之民也詳見經義述聞此

說爲先儒所未發然義民字已見此篇王說顧不之
及孫氏星衍于立政篇用王氏說于此篇則用江氏
聲之說謂義民猶民儀前後異訓殆失之矣此篇義
字亦當讀爲俄言天所以不與桀以其惟用女多方
傾衰之民爲臣故不能長久多享國也義爲俄之段
字王氏引呂刑鴟義姦宄及大戴禮千乘篇誘居室
家有君子曰義管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無從知
之爲證今以其說推之文十八年左傳掩義隱賊義
亦俄也義賊皆不善之事故掩蓋之隱蔽之也字亦
作議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

言法制不傾衰則民不相私也字又作儀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爲儀亦儀也此與上文君法明論有常相對成文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皆可爲證

簡代夏作民主

傳曰大代夏政爲天下民生

樾謹按簡固訓大然大代夏作民主殊爲無義臬陶謨笙鏞以閒枚傳曰閒迭也簡與閒古字通用簡代夏作民主謂迭代夏作民主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傳曰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
樾謹按詩武篇正義引此經曰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蓋卽用枚傳義而又增益湯字然實經文所無不足據也皇矣篇正義曰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覲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是鄭解此經子孫又以爲紂之子孫與經文語意實亦未合惟據鄭注知經文假字本是夏字因鄭注訓夏爲假枚本從之而又變其字作暇耳今按上文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以夏

殷竝言則此經夏字當卽上文夏字也蓋天旣降喪于殷則宜更求民主而夏后氏有大功德于民天所不忍釋雖其後未有聖人然惟狂克念卽聖矣故以五年須待夏后氏之子孫欲其誕作民主而夏后氏之子孫罔可念聽者於是又求爾多方而亦罔堪顧之故惟我周王靈承于旅也此云罔可念聽下云罔堪顧之文義相近皆非專指一人之辭蓋多方非一人而夏之子孫在周尙有杞鄩諸國則在殷時亦非一人也自鄭君誤訓夏爲假而經義全失矣說互詳詩皇矣篇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傳曰夾近也女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

懋謹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然則夾介猶言輔助也哀十六年左傳是得艾也杜注曰艾安也又艾古通用然則乂我周王猶言安我周王也枚以夾介爲近大不辭殊甚又訓乂爲治而加見字以成其義亦非經旨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傳曰我有周惟其大大賜女

懋謹按枚氏因大介連文介亦大也因釋爲大大則

不辭甚矣說文大部𡗗大也從大介聲讀若蓋今經
典無𡗗字蓋皆段介爲之凡訓大之介皆𡗗之𡗗字
也此經疑用𡗗本字其文曰我有周惟其𡗗賚爾𡗗
賚卽大賚也後人罕見𡗗字遂誤分爲大介二字耳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立政
傳曰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
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
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懃謹按上文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正
義引王肅曰于是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

手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然則周公會羣臣共戒
成王故云用咸戒于王枚傳之義非也王左右常伯
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蓋不敢斥尊者故歷呼王左右
者而告之猶後世人臣進言不敢斥言天子而曰陛
下也枚傳不知此義乃曰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經
文竝無宜得其人之意增義釋經非其旨矣下文又
書周公曰者蓋雖會戒成王而其辭實出周公一人
之口故下文曰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爲威虐

樾謹按枚氏以刑爲刑罰之刑則暴德足以包之乃累言之曰刑暴德不辭甚矣枚義非也刑與庸同義故爾雅刑庸並訓常刑之與庸猶形之與容刑形庸容聲義並同惟羞刑暴德之人者惟進庸暴德之人也庸者用也故尚書每以刑用連文召誥篇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多方篇厥民刑用勸刑卽用也猶無逸篇不皇暇食皇卽暇也多方篇克堪用德克卽堪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枚不知刑與庸同義故於刑用皆失其解昭十二年左傳形民之力形亦與庸同言用民之力也說詳左傳

藝人

傳曰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

樾謹按藝當讀爲替與藝祖之藝同說詳堯典藝人者替御之人也此藝人猶上之左右攜僕下云表臣百司猶上之百司庶府但有內外臣之別耳公卿都邑亦自有替御之人儀禮有司徹篇獻私人于阼階上然則立政之替人其卽禮所謂私人歟私與替一也因其字作藝枚氏遂以道藝釋之殆非古義

阪尹

傳曰阪地之尹長 正義曰鄭元以三亳阪尹者共

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

樾謹按枚解阪尹與鄭義同但不連三亳解稍異耳昭二十三年左傳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疑此經阪尹卽所謂阪道尹道者乃地名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以三夷字總領下文微也盧也烝也三亳也阪也尹也其地皆有蠻夷錯處故以夷字冠之蔡傳曰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蓋夷名近是矣此見文王武王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雖蠻夷之地亦不敢忽也但列其地不詳其官亦猶禹貢篇終南惇物至于

烏鼠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爲文從可知也先儒所說阪尹之義殆皆未得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傳曰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

樾謹按經文止言罔攸兼不言罔攸兼知傳義非也兼者絕也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嫌曰火燂車網絕也引周禮曰燂牙外不嫌水部又有謙字其一說曰中絕小水也是從兼得聲之字每有絕義孟子稱周公兼夷狄卽絕夷狄也說詳孟子此經云文王罔攸兼于庶言者文

王于庶言無所絕也下文曰庶獄庶慎惟有司之攸
夫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蓋文王博采衆
言有司攸夫各得其人故庶獄庶慎文王不與知也
下文于庶獄庶慎曰文王罔敢知此文于庶言曰文
王罔攸兼其義各殊攸傳誤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爲句因失其義矣

其惟克用常人

傳曰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

懋謹按傳增賢才字以釋經非經旨也上云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此云繼自今後王立政

其惟克用常人常人卽吉士也皋陶謨篇彰厥有常
吉哉是其義也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
文常爲祥然則常祥聲近義通故上文言吉士此言
常人也傳義失之

恐不獲誓言嗣

顧命

傳曰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
懋謹按傳義迂迴非經旨也誓與矢古通用爾雅釋
詁矢陳也嗣當作嗣乃籀文辭字言病日臻旣彌留
恐不獲陳言辭茲故審訓命女也古辭嗣字聲近義
通大誥篇辭其考我民辭當讀爲嗣此云恐不獲誓

言嗣嗣當讀為辭學者多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

俾爰齊侯呂伋以三千戈虎賁百人

傳曰使桓毛二臣各執千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

人

榘謹按爾雅釋詁俾使也又曰俾從也此經俾字當

訓為從俾爰齊侯呂伋者從於齊侯呂伋也蓋桓毛

及呂伋三人皆受命逆子釗先書桓毛二臣者主人

也不以外先內也從於齊侯者齊侯尊也不以卑臨

尊也枚傳遇俾字皆訓為使遂謂使於齊侯呂伋索

虎賁因臆為之說曰伋為天子虎賁氏夫虎賁氏下

大夫豈齊侯所宜為歟且上文既言命矣此文俾字

又訓使則是命仲桓南宮毛使於齊侯呂伋於文無

乃復歟可知其非經旨矣

人雀弁執惠

傳曰惠三隅矛

榘謹按惠為兵器必假借字而未有得其本字者說

文惠部惠篆下有重文慧曰古文惠疑此即執惠之

本字其字從蟲者象三隅之形從惠者其聲也壁中

古文本作慧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作惠許氏遂誤以

慧為惠之古文而此經惠字無得其本字者矣

夾兩階阼

傳曰堂廉曰阼

樾謹按凡側邊皆謂之廉堂有堂之廉階有階之廉此云夾兩階則阼者階廉也非堂廉也儀禮聘禮鼎九設于西階前階鼎當內廉此階亦有廉之證蓋東西階以西邊為內廉西階以東邊為內廉當內廉者當堂廉不知有階廉遂誤改為堂廉而阼義遂失矣程氏瑤田釋宮小記有夾兩階阼圖說最為明瑯當從之

宅授宗人同

傳曰太係居其所授宗人同 正義曰太係居其所

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

樾謹按上文王三宿三祭三咤正義引鄭注曰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釋文曰咤亦作宅然則咤宅同字此文宅授宗人同依鄭義則為卻行授宗人同耳說文宀部託奠爵也從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是壁中古文字本作託奠爵之說亦古文家舊義王肅訓咤為奠爵枚傳從之自非無據鄭君本為古文之學而不用舊說

別爲卻行之義者正以下有宅授宗人同之文若既奠矣又何授焉故以咤爲卻行則宅授宗人同義亦可通足徵鄭注之精也枚傳非不知咤宅同字但于三咤既從奠爵之說則此文宅字不得不更爲之說正義以足不移申明之失之迂曲矣

王義嗣德答拜

傳曰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樾謹按傳以王義嗣德四字連文失其讀矣襄十四年左傳載吳季札之言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杜注曰諸樊適子故曰義嗣疑適子謂之義嗣占有此稱

此經不直曰王而曰王義嗣者蓋當喪未君之稱也文九年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是古者天子未終喪不稱王上文書王者所謂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此文書王義嗣者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據覲禮侯氏再拜稽首無王答拜之文是康王答拜正以未成君而從降禮故於此獨稱王義嗣也德答拜三字連讀德讀爲特古德字作惠詩柏舟篇實惟我特韓詩作實惟我直直通作特故惠亦通作特也周官司士職

孤卿特揖鄭注曰特揖一一揖之然則特答拜者一
一答拜也傳失其讀因失其旨矣

不平富不務咎

康王之誥

傳曰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

樾謹按爾雅釋詁不成也禮記郊特牲篇富也者福也
不平富不務咎言大成其福善之事不務爲咎惡之事也
福與咎正相對洪範篇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是也
周易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釋文曰福京作富是福與富
古通用枚傳不知富爲福之段字故不得其解耳

用端命于上帝

傳曰用受直端之命於上天

樾謹按經文本無受字且上帝之命又何必言直端乎
傳義非也端者始也說文耑部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
下象其根也經典竝段端爲之家語禮運篇五行之端王肅注
曰端始也孟子公孫丑篇仁之端也趙岐注曰端首也首卽始
也用端命于上帝者用始命于上帝而爲天下主也

女則有無餘刑非殺

柴誓

傳曰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經六
三
越謹按無餘之刑不知何謂正義引王肅云父母妻
子同產皆坐之鄭元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又
疑不供槓幹未應緣坐盡及家人遂謂權以脅之使
勿犯此亦曲說矣今按無餘刑者卽李斯傳所謂具
五刑也秦漢之世有具五刑之法先劓斬左右趾笞
殺之梟其首見漢書刑法志此經曰無餘刑非殺則
諸刑皆具獨不兼大辟也蓋軍法至重故古有具五
刑者此因其罪未至死故不殺之也同是無餘刑而
殺與非殺生死殊科經文非殺二字蓋當時律令有
然若如舊說則非殺二字贅矣

苗民弗用靈

呂刑

傳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 正義曰
鄭元以爲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
之民

越謹按禮記坊記篇先民有言鄭注曰先民謂上古
之君也然則三苗之君謂之苗民正合先民之義鄭
於此經又必曲爲之說何也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
豈亦惡之歟

罔中于信

傳曰皆無中于信義

越謹按于猶越也越猶與也康誥篇告女德之說于
罰之行多方篇不克敬于和竝用于字爲連及之詞
說本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然則
罔中于信者無中與信也中與忠通周官大司樂職
中和祇庸孝友鄭注曰中猶忠也此經中字亦當爲
忠言三苗之民皆無忠信也傳義失之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傳曰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正義曰憂功於民
憂欲與民施功也

越謹按憂功于民義不可通正義因增施字以成其

義非經旨也說文心部恤憂也收也是恤有二義此
經恤字當訓爲收恤功于民猶云收功于民周易井
上六井收勿幕王注曰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
收是收有成義訓恤爲收正與下文三后成功相應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傳曰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

越謹按堯典以殷仲春枚傳曰殷正也此經殷字亦
當訓正殷于民者正于民也王伯厚漢藝文志考引
墨子尚賢中篇作惟假于民假與格通君奭篇格于
皇天格于上帝史記燕召公世家皆作假惟假于民

卽惟格于民格亦正也方言曰格正也三后成功惟
殷于民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此三句一氣相屬制百
姓于刑之中卽所以正于民也後漢書梁統傳引此
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枚本改爰制爲士制而以
皋陶作士釋之則與三后無涉惟殷于民句遂若結
上之辭而不知其爲上下承接之語於是殷字之解
失矣近來說尙書者如江氏聲力闢枚氏凡有異同
之處必舍枚本而從他本固未免太泥然此經士制
之當爲爰制以文勢求之實無可疑上文曰伯夷降
典折民惟刑下文曰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可知此經不及皋陶也枚本之誤顯然矣段氏玉裁
謂其未必不本于馬鄭王殆非也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傳曰今女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女無有徒念戒
而不勤 正義曰今女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
曰我當勤之哉女已許自勤卽當必勤女無有徒念
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

樾謹按如枚傳義則經文當作曰勤唐石經作日誤
也惟枚義迂曲未得經旨穆王之意蓋謂今女等無
不用以自安曰我已勤矣女等無有自戒其不勤者

經六
三
慰與戒正相反惟其以勤自慰故不知以不勤自戒也經義本極簡明傳義反嫌詞費矣

告爾祥刑

傳曰告女以善用刑之道

樾謹按祥古通作常說見立政篇告爾祥刑者告爾常刑也莊十四年左傳曰周有常刑正謂此矣傳訓祥爲善而以用刑之道足成其義殆非也何度非及

傳曰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樾謹按枚因史記作何居非其宜故爲此說實非經

旨也及乃服字之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蓋服從及聲古或止作及及及形似故易譌耳堯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此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周官小司寇曰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刑以服言蓋古語也何敬非刑何度非服言汝何所敬非五刑乎汝何所度非五服乎史記作宜者爾雅釋詁服宜事也服與宜同訓故經文作服史記作宜自服誤作及而史記作宜之故遂不可曉枚傳牽合其說而義益乖矣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

傳曰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樾謹按此當於德字絕句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視豈非德乎何監非德與上文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服文法一律枚讀監字爲句非也中者獄訟之成也周官鄉士職士師受中鄭注曰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是古謂獄訟之成爲中故曰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枚傳連上非德爲句因失其義

追孝于前文人

文侯之命

傳曰繼先祖之志爲孝

樾謹按追孝猶言追養繼孝也禮記祭統篇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古鐘鼎款識每有追孝之文追敦曰用追孝于前文人語與此同楚良臣余義鐘曰以追孝先祖邾遺敦曰用追孝于其父母亦與此文義相近是追孝乃古人常語又邾公敦曰用享孝于乃皇祖于乃皇考陳逆簠曰以享以孝于大宗享孝竝言可知所謂追孝者以宗廟祭祀言也犬戎之難文武幾不血食自平王東遷周室復存然後春秋享祀不致廢隊得以追孝于前文人文侯之功大矣故特

言此所以大其功也傳但謂繼志爲孝是猶未達古義矣

民訖自若是多盤

秦誓

傳曰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 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 樾謹按傳義與下意不屬非當日援引之旨良由誤解盤字也盤當作般盤庚篇釋文曰盤本又作般君奭篇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此經正義訓盤爲樂亦用爾雅釋詁般樂也之文是盤與般通說文舟部般辟也然則多般猶云多辟詩板篇民之多辟鄭箋

曰民之行多爲邪辟是其義也民汔自若是多般言民盡自順其意故多辟也正枚傳所謂悔前不順忠臣者而于下意亦相屬矣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

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樾謹按傳以則曰未就子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爲一句文義未安段氏玉裁曰說文心部碁毒也從心其聲周書曰來就碁碁來字當是未字之誤碁碁之上當脫子字下碁字之下當有關文如圍升雲半有

半無聖疾惡也莫席織蕩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今按段說是矣然基字當作何解段氏謂當作基教也此用宣十二年左傳杜注然未就子教亦於義未安竊謂此基字當訓謀廣韻基教也一曰謀也未就子基者未能成我之所謀也考之左傳杞子以襲鄭之謀來告穆公訪之蹇叔蹇叔云云公辭焉此即所謂未就子基矣基之訓謀蓋古訓也爾雅釋詁基謀也玉篇言部謀謀也基與基謀竝聲近而義通壁中古文作基說古文者讀為忌雖聲亦相近而義則非矣宜枚傳之不得其解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序

正義曰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越謹按正義之說非也彼既云微子作誥仲虺作誥自不必言作微子作仲虺之誥矣若此序止是首言禹末言貢作書之意未彰豈可不言作禹貢乎疑此序本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禹貢因禹字偶闕讀者遂以任土作貢四字為句不知隨山濬川任

土乃渾括篇首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三句
之意固不及貢賦也段氏玉裁疑任土作貢下當有
作禹貢三字蓋猶未見及此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維汭作五子之歌

段氏玉裁謾異曰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尙書考
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韋昭
國語注證枚頤書之偽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
五觀武卽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若干
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卽觀也五子之歌
卽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卽維汭韋注最爲

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
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
文曰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
五人猶經言五子也作偽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尙
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樾謹按枚氏古文尙書之偽固不待言矣至段說亦
非塙論尙書篇名如高宗之訓微子之命凡之字皆
語詞五子之歌正同一律以之歌爲往觀失之鑿矣
又謂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夫記動記言史職也有
韻無韻皆言也曾謂古之史臣止記無韻之言不記

有韻之言乎喜起之歌何爲而載於虞書也梁昭明
文選尙知合詔令詩賦而竝錄之近代始有分詩文
爲二集者其可以律古史乎楚辭離騷云啟九辨與
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
乎家巷王逸注曰言大康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
放恣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
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
文亦有萬舞翼翼章聞于天之語然則歌字自當仍
以本字讀之所謂五子之歌蓋卽其更作淫聲以自
娛樂者也史錄其歌或以爲戒乎且古所謂淫聲者

必非如後世玉樹後庭花之比疑當日卽因九辨九
歌之舊而更新之亦頗有考定潤色之功方將播之
瞽矇以爲一代之雅樂故史臣不得不錄而孔子亦
未嘗無取焉然不能效法禹之明德而徒斤斤於聲
音之道則亦末矣墨子非樂遂援爲口實設使其歌
尙在吾知其文辭古雅意義深厚必高出三百篇之
上可知也孔子於詩不刪鄭衛則其於書也何容不
錄五子之歌乎以淫聲貶之乃墨氏之言吾儒論古
宜別有卓識矣若夫五觀武觀之異亦有可得而言
者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以是二說言之帝啟封其季子於觀是謂武觀其後得罪而放之西河則西河非卽是觀漢東郡畔觀縣乃武觀以叛之地而非其始封之觀也觀地在洛汭韋昭之注當矣武觀來歸之後或仍居觀或卽留而不遣均不可知至太康失邦乃就季子之故封而居之兄弟五人更立於觀是謂五觀此武觀五觀之所爲同而異也段氏謂歌卽是觀固屬臆說謂武卽是五

亦近於武斷矣且序明言兄弟五人而謂五子非五人豈可通乎今以書序爲據則五子之歌是太康失邦後所作意者降須洛汭朝覲訟獄一無所預乃審定音律有所更正五子之歌由是而作古人著書每在困窮之日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皆其事也五子之作歌雖未足比于二者要亦近之矣離騷所云似乎五子因此而失國蓋沿墨氏之餘論未足據也東晉古文偽造歌詞與春秋以來相傳之舊說顯爲乖錯近世學者人人知之乃如段氏之說并不信有五子作歌之事毋乃楚失而齊亦未得也

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懋謹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義似未足疑誥下更有誥字蓋曰微子作誥誥父師少師因古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作二畫傳寫誤奪之耳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懋謹按此序幾不可讀據史記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疑序奪公字然呂刑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不言侯或畢亦不言公古人語簡故也分居里成周郊不知何義據君陳篇序

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疑康王命畢公與成王命君陳事同分居里成周郊當作分居東郊成周東與里相似而誤郊字本在成周之上傳寫倒之遂不可讀耳東郊成周蓋當時有此稱鄭注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見周官載師疏自王城而視成周尚在近郊五十里之內洛誥篇鄭注以澗水東灑水西為王城灑水東為成周是成周在王城之東因謂之東郊成周矣

羣經平議卷六

